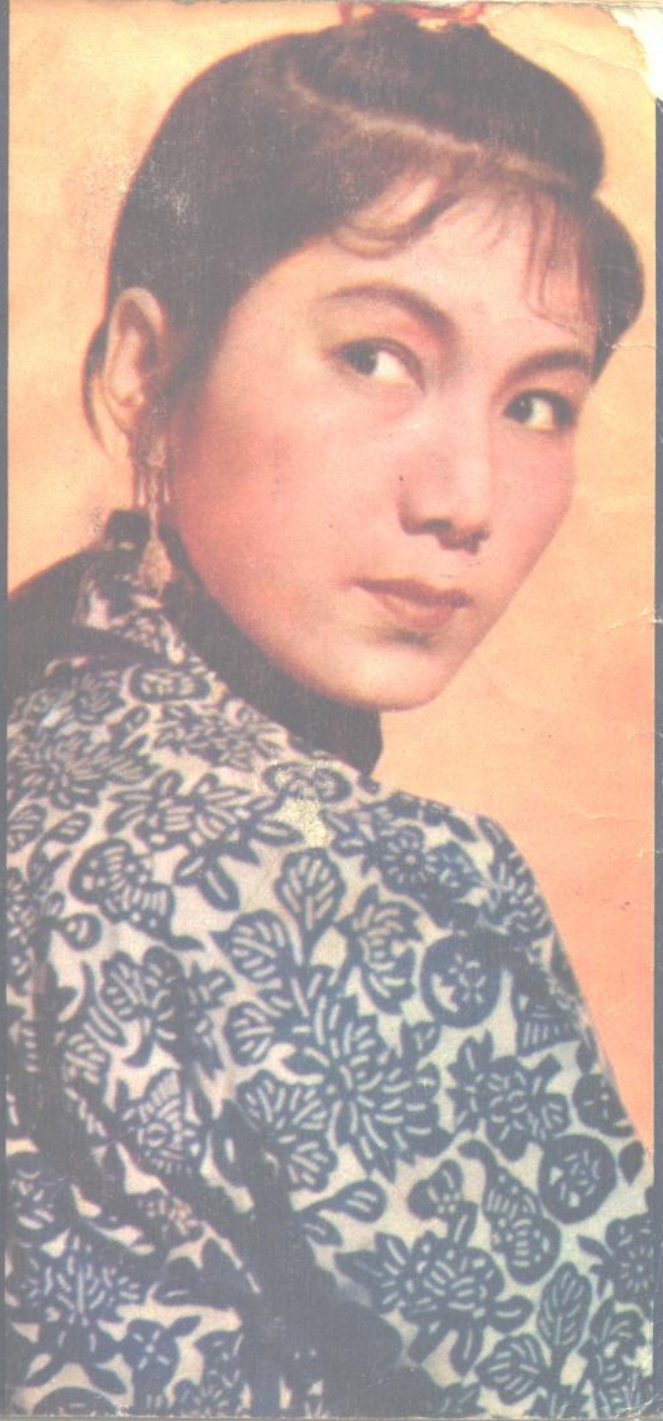


新鳳霞的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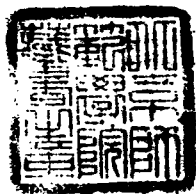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K825.7/48

新凤霞的回忆

北京出版社



884400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84400

封面题字：吴祖光

装帧设计：王 晖

新风霞的回忆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116,000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000

书号：10071·370 定价：0.60元

小 引

凤霞被害致病迄今已经六年。从病后约近两年、病情基本稳定时开始撰写有关她的生活经历、艺术生活的回忆文章，在国内以及香港等地报刊陆续发表。一九八〇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文章的结集《新风霞回忆录》。

出书以后，这个民间艺人出身、没有上过正式学校、文化水平很低的作者得到了国内外广大读者和她的更多观众的热情鼓励。一年多以来，她在教学、绘画、看戏、学习之外，几乎一天也没有停笔，又写了厚厚的数十万字的原稿，除仍在上述各种报刊发表外，将收在今年末或明年初仍由香港三联书店及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新风霞回忆录》第二集。

北京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来访问凤霞，提出：新风霞是北京演员，许多读者和观众都很关心她，很愿意读到她的文章。又因为天津版印数太少，几乎是刚一出书便难以买到；一年多以来，我们家里收到要求买书的信便难以数计，有很多信中甚至寄来书款，而我们实在是无法满足，对我们形成不小的压力。这里由北京出版社编选的三十二篇文章，由于作者事先没有计划，都是即兴为文，想到那里写到那里，所

以编者只得就文章内容，作了大致的分类。其中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尚未出书的第二集中的文章，其余则选自回忆录的第一集。

为了与上述两书有所区别，这个版本取名为《新凤霞的回忆》，是一个选本。

凤霞的回忆文章将会继续写下去。由于她性急手快，加之思路敏捷，原稿难以避免的十分潦草，给看稿和抄稿的人造成不少困难；但她的错别字显著地少得多了，自己臆造的象形文字已经基本消灭，同音假借字则尚大量存在；这毕竟都是很大的进步了。除此以外，在她的健康恢复方面，这一年当中也有了相当的进展；有不少令人尊敬的医生和医学科学工作者几年来对她进行了很大的帮助，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最近一年，她在出外看戏、开会、朋友间必要的交往中已经可以在有人陪同之下，缓步行进，不必让儿子背着代步了。和许多同情和关心她的同志们一样，我相信她会在目前达到的恢复情况下能够更进一步增强体力，这样也会有助于她把自己的回忆文章写得更多和更好一些。

吴祖光 一九八一、九、五、

目 录

小 引.....吴祖光(1)

家庭·少年时代

父 亲.....	(3)
母 亲.....	(7)
姑 妈.....	(39)
剪窗花.....	(42)
做 鞋.....	(44)
过 年.....	(47)
找点活.....	(50)
作散活.....	(53)
拜三节.....	(56)
大锅饭.....	(59)
水 灾.....	(61)
“财产”.....	(74)
小 本.....	(79)

初 上 舞 台

跑龙套.....	(89)
----------	--------

演配角·····	(93)
拜师难·····	(96)
开市大吉·····	(101)
五女哭坟·····	(104)
拉哭了! ·····	(108)
一个小伤疤·····	(112)
火车站的灾难·····	(115)
“神牛”的灾难·····	(119)
我戴过手铐·····	(122)

从配角到主角

我跟刘翠霞同过台·····	(129)
跟文明戏演员唱戏·····	(133)
三笑点秋香	
——我演主角的开始·····	(137)
跟小白玉霜演《母女恨》·····	(144)
苏三打狗·····	(148)
我演《雷雨》·····	(153)
对秧歌剧的怀念·····	(159)
画像记·····	(163)
剪辫子·····	(167)
后 记 ·····	吴祖光(171)

家庭·少年时代

父 亲

我家住在天津南市升平后杨家柴厂，是个典型的贫民家庭。父亲作小买卖，卖糖果、糖葫芦等，母亲是童养媳。父亲比我母亲大十五岁。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全靠父亲一人养活，我从小就尝够了过苦日子的滋味。

我父亲兄弟三个，还有一个守寡的大姑母，我父亲排行第三。我的二伯父和大伯父都比我们家好过些。大伯父是中医，还会算命，管人家的红白事，过年过节还给人家写对联；虽挣钱不多，可是没有孩子负担，只有一个后老伴，也不吃闲饭，给人家缝缝洗洗，伺候月子人等，因此他家日子好过。二伯父是京剧琴师拉大弦的，也会拉二胡、弹三弦等。二伯父精明能干，二伯母去世，留下一个儿子。后来二伯父娶了同庆后班子的有名妓女，她自己开班子还买卖女孩子。二伯父自从娶了这位能干的二娘，生活更好了，搬出我们的院子，一家单住。二伯父出来进去穿绸裹缎的，比我们家强多了。二伯父家买来的大女儿叫杨金香，唱京剧刀马花旦，是个好演员。

我常常跟着金香大姐去戏院子，也学着唱戏，也跟他们一道练功，有时也能演上个小孩子什么的角色。

我父亲是个耿直人，不喜欢二伯父一家人，我去唱戏都是偷偷的去。因为我从小常去二伯父家里，受了大姐影响，也想长大了唱戏，当个好演员。父亲非常忠厚善良，他从小学徒，学糖食手艺，能做各种糖食，如麻糖、糖黏子、糕点、糖葫芦、炒红果、山楂糕、海棠蜜饯等等。因为家里负担重，父亲离开了资本家，自己做糖葫芦卖。

母亲常常流泪，因为父亲身体不好，有肺病，又比母亲大十五岁。母亲常常为了生活太贫苦而难过，跟父亲吵嘴。我很小就懂事了，看见父亲挣钱这么困难，母亲为了父亲挣钱少和他吵嘴，我就对母亲说：“你别难过，我长大了挣钱养你。”

我从小就没有看见父亲坐下来休息过，永远是忙忙碌碌地紧张劳动。他常常咳嗽，再加上儿女多，生活贫苦，他吐血了。父亲吐了血还照样为这个穷家忙，天天出去做小买卖。

有一次，我父亲一大早就上市卖货，下了一整天大雪，父亲晚上回来在大门口不住地咳嗽。我听出是父亲的声音，赶快到门口去接父亲，看见父亲吐了一口血在雪地上，又趴下身去用手抓起，连血带雪又送回嘴里吃下去了。他对着我摆着手说：“没有事。”他认为这又补上吐出的血了。他有病不吃药，硬顶着，说：“吃药太苦了！”可是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不吃药不是怕苦，而是吃不起。一次，母亲得了月子的病，我给母亲煎药，父亲在一边说：“这药是补身子的好药，好好地煎。”煎好药，母亲吃了一半就吃不下去了。父亲看见了，心疼地对我说：“可别倒掉哇！太可惜了！这可是好药呢。”他

端起碗来自己喝下去了。他说：“这可不能浪费掉了。”我看见心里难过，这不是治他的病的药，这是治经血不调的妇科病药哇！父亲老实忠厚没有文化，太无知了。他吃了这半碗药后，对他的吐血病当然没有好处。结果一天几次大便，小便也多，身子更虚弱了。父亲还嘱咐我，不要跟别人说，怕人家笑话他。我非常心疼父亲这个愚昧无知善良的劳苦人！我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长本事，挣钱养活父亲母亲！

可怜的父亲真是刻苦俭省，我至今记得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母亲叫我帮她给父亲做一件半身长的对襟大棉袄。我一、二岁就会做针线活了，虽是旧里子旧面子，给絮了一层新棉花，这件棉袄父亲去作买卖才肯穿，平时舍不得穿上。一天下大雪才停，父亲就要出门，我母亲对他说：“风后暖，雪后寒，穿上棉袄去吧。”父亲开始不肯穿，被我母亲一劝穿上了，可一转身又脱了，说：“去作买卖时再穿吧！”我母亲生气了：“看你这小气劲儿！”他才又穿上了。父亲这个可怜相儿招得我母亲常骂他。

我父亲去作买卖是到妓院卖糖葫芦，晚上去，要深夜十二点多才回来，我和母亲夜里给父亲等门。我们坐在炕上小炕桌煤油灯前做针线活儿，等着父亲回来。有时我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们先睡一会儿，我一个人等着。这天我们正等着，听见外面呜呜地刮着西北风，母亲说：“听听这大风！亏得今天给你爸爸穿上了新棉袄，要不，多冷啊！”

我给父亲等门。他总是一进胡同就咳一声，我就听出来是父亲来了，就赶快跑去开门。这天父亲连咳了几声，我担心父亲这么心急是作买卖受了什么气了？我赶快跑出去开

门，见父亲双手抱着肩，冻得直哆嗦，早晨穿出去的新棉袄没有了，只穿着小破袄袄。怎么回事啊？父亲不容我说话，就径直跑进了屋子，进了屋子一言不发，坐在炕边上对着小煤球炉子烤火。母亲一眼看见父亲身上没穿棉袄就急着问：“棉袄哪？”父亲已经暖和过来了，才慢慢地说：“给了人了。”我母亲急了：“你给了谁呀？这么冷的天，冬不借棉衣，夏不借扇哪！”父亲说是给了五兄弟了，就是我父亲的把兄弟，我叫五叔。父亲说，跟五叔一道在妓院作买卖，五叔看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子，被一个日本宪兵打骂侮辱。五叔气恨不过，冲上去打抱不平，救了那个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女孩子。那群宪兵就反咬一口说五叔偷了他们的钱，抓他进了宪兵队。

五叔为人很好，常来我家，是个坚强的汉子。他三十几岁，非常豪爽，直性子，常说：“人要有点骨气，宁折不能弯哪！”父亲说：“这次五叔打抱不平被宪兵队抓走时，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小破棉袄。去坐牢哇！十冬腊月，进了宪兵队九死一生啊！要受刑啊！”又对我说：“为人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

我父亲一个字不认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他会讲“三国”、“列国”、“隋唐传”，讲侠客、义士，都是从听书看戏中学来的。

父亲把新棉袄给了人，母亲本来很生气；听父亲说完这些，母亲叹了一口气，也不作声了。

母 亲

母亲因病突然去世了！我万分难过，心情沉重。应当把母亲艰苦、刚强、热心、善良的一生记下来，让孩子们记住她，继承她的好品德，让人们知道这个旧时戏班的典型母亲。

说母亲必须从我的家庭说起，我父亲祖籍是江苏省苏州，祖父是读书人，祖父生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伯父知书识字自幼学中医；二伯父爱玩好唱，吹打拉弹，生旦净末丑，昆曲、京剧、曲艺什么都会。我父亲行三，祖父去世他还没出满月。祖母带着大女儿和三个男孩离开南方来到天津，一个寡妇带着四个儿女生活十分困难，靠娘家供养。一个南方妇女为什么流落在天津，我爸爸生前也说不清楚。

大伯父行医算命，给人家代写对联书信；二伯父仍是好拉爱唱，入了京剧班当了琴师。二伯父的女儿——我的堂姐学了京剧，唱刀马花旦，艺名杨金香，在天津很有名，因很年轻抽上白面大烟中了烟毒，二十六岁就去世了。我父亲因家穷从小没有念过书，十一二岁就作小买卖挣钱养家。大姑母死过两个丈夫，是个特别苦命的可怜人！

母亲是天津西头小园农村人，外祖父给地主扛活，有五

个儿子、一个女儿——五个舅舅和我母亲。母亲三岁死去娘，七岁又丧父，跟着兄嫂长大，在凶狠的嫂嫂手下讨生活，不如使唤丫头；举手就打，开口就骂，头上虱子成了团，衣服补丁落补丁，破鞋少尖无后跟，挂不住脚。从记事起就干活，拾柴、捡粪、喂猪、垫圈，吃不饱，穿不暖，土里爬，泥里滚，风风雨雨中长大，可她养成了坚强的性格。

大舅在城里作小买卖，卖烧饼、馃子，卖萝卜。他还有种花的手艺，在城里卖花，因为他脾气不好，跟花场主争吵，被场主打瞎他一只眼。母亲让我们小孩叫他瞎大舅，但当面不敢叫，都是背地叫。大舅因生活苦，把我十三岁的母亲送到城里，作了父亲的童养媳。母亲一进这个家就挨打受气，母亲比父亲小十五岁，大伯父和二伯父、大姑母都欺负她，父亲也不愿这门亲事，每天都要赶母亲走！端起饭碗多少眼睛瞧着，手里拿着筷子不敢挟一条咸菜。母亲从小没有父母，在农村长大，不懂城里的规矩，所以更招人恨，常常挨打，头上身上永远带着伤。母亲后来常常唱：“好可怜没爹娘的孩子不如鸡犬，好难端你家里的饭碗！”母亲常常讲给我听她作童养媳时的苦难生活。

母亲从小勤快，作一手好针线。祖母病倒床上，母亲伺候祖母最好，而自己却咬着牙过苦日子。我父亲也是个孝子。有一次，母亲的头发被大姑母抓下来一把，老祖母心疼地狠狠教训了父亲，责备他看不上母亲，任大家欺负她；又教训了大伯、二伯和姑母。

母亲生儿养女以后，父亲也老实安心了。分家后，父亲一人挣钱养七口人。母亲过惯了艰苦日子，从不叫苦怕累，

她常年为人家作针线活，为了是挣点钱添补着过日子。

记得母亲老是用小虾米皮炸酱、作馅、炒菜、拌菜，我们都吃怕了。母亲平时总是买很多小鱼晒着，她教给我晾干，一天翻几遍，边翻边说：“这种小鱼呀，有钱人家是喂猫的，我们穷人就拿它当荤腥吃，还等着下奶呐。”母亲坐了月子，我就把小干鱼洗干净放在水里加上葱姜煮汤，时间煮长些煮出很好的汤，母亲喝了就下奶，可灵了。

母亲常对我讲：“小女孩要记住作个好妈妈、好媳妇，一个男人娶不着好媳妇苦一辈子。外边有搂钱的耙子，家里有存钱的匣子，再好的男人没有个好媳妇可过不好哇！”母亲很会俭省，我们家很少买新布作衣服，无论是作被里被面，孩子们作衣服，永远是用面口袋作，要什么颜色就自己染。母亲喜欢给孩子们染桃红色和青连紫色，我问母亲：“为什么老给我们染这两样色呢？”母亲说：“这两样容易上色儿，另外，都染这样色，穿破了当补丁用，也是一个色。被子破了，用破衣服撕成片补上，都是一种颜色。”母亲事事都用心，都想得很周到。

我们小孩多，父母两个人一床被子，孩子们也得两人盖一床被，也有打通腿睡的。孩子们的被子破得快，小孩睡觉不老实，拉来扯去很快撕扯坏了，拆洗一次被子，母亲要补一次。

母亲针线活好，一年到头忙不完，缝不完的衣服，作不完的鞋，剪不完的鞋底子，一剪就是十几双，母亲真是手不离针线呀！为了挣点钱添补过日子，母亲常年给成衣铺加工作下手活儿，我十一二岁时母亲就教我纤边缝扣绊，帮助母

亲挣点钱。母亲说：“女孩子就要学会作针线，这样不受人拿捏。”因此我从小也学了一手好针线活。母亲还说：“作事先有个胆子，加上细心；唱戏敢配弦子，作活敢下剪子。”母亲虽然没有文化，可她说的话都是生活经验总结，还总合仄押韵。

家里只有父亲一人挣钱，母亲处处都要优先照顾父亲，长年大家吃粗粮，唯独给父亲作点好的。母亲吃穿都让给父亲和儿女，最后才轮到自己。

母亲性格坚强，很有自尊心。父亲胆小怕事，是个忠厚老实人；因此父亲不喜欢母亲这种脾气，总说母亲爱多事。母亲可有自己的看法，她常说：“没事不惹事，遇事不怕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母亲说的都是戏词，说出来都是一套一套的。

记得我们住在天津南门外大街一个小院里，这院房东太太很凶，特别刻薄贪财，房钱随风长。有一年快到过春节了，父亲爱讲穷面子，借了钱把屋子糊得四白落地，花顶棚，新玻璃窗，全家人动手擦得玻璃锃亮，虽是泥土地，扫得干干净净。父亲卖糖葫芦，为了赶年应时，要作大批糖葫芦上市，屋里屋外堆的都是年货。房东太太一天三趟到我们家说要长房钱，父亲苦苦哀求说：“过了春节卖了货，有了钱房钱一定送去。穷人过年，比过鬼门关都难……”母亲说：“你这房钱月月长，比阎王账还厉害！”房东太太蛮不讲理，一定限期搬家；父亲忠厚善良，还是鞠躬作揖地说好话；母亲把父亲推到一边，当场答应了搬家：“我们是串房檐的，到哪儿也是花钱住房，不领情份！”

父亲好小嘀咕说：“这是欺负人，大年下赶我们搬家，早